



历史知识读物

卢 森 保 堡

程 人 乾

LISHI ZHISHI DUWU

商 务 印 书 馆

历史知识读物

卢 森 堡

程 人 乾

商务印书馆

1972年·北京

目 录

一 青少年时代.....	1
二 一边学习,一边战斗	6
三 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11
四 围绕 1905 年俄国革命的两条路线论战	22
五 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31
六 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烈火中献身.....	48
七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61

一、青少年时代

1871年3月5日，罗莎·卢森堡诞生于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萨莫希城。1873年，两岁的卢森堡随着家庭离开了故乡，来到了波兰王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华沙。

卢森堡生长在一个具有良好文化修养的市民家庭里。她的父亲爱尔杨是个犹太商人，同时也是个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她的母亲对儿女的教育很注意，对五个孩子中最年幼而且体弱的卢森堡更是关心。卢森堡的家庭是一个经济上不稳定的小康之家，时常发生经济上的困难。有时，为了需要几个卢布来维持家庭生活，甚至不得不把卧床送到当铺里去。

卢森堡从幼年起，就常常听到关于政治问题的议论和父亲诵读波兰和外国诗人的作品，她从此开始对政治和诗歌发生兴趣。1877年，卢森堡进入华沙第二女子学校念书。她爱学习，肯用功，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诗歌是卢森堡的特殊爱好，波兰大诗人密茨凯维兹^①

^① 密茨凯维兹(1798—1855年)，波兰著名诗人，革命家，他把自己的创作贡献给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民主的事业。

是她景慕的人。

联合起来，朋友们，联合起来！
不管道路的崎岖和溜滑，
不管暴力和软弱阻挡着前进，
我们要以暴力抵抗暴力，
软弱呢，幼小时就要知道怎样战胜。

这是密茨凯维兹在著名诗篇《青春颂》里号召为美好理想斗争的诗行，也是卢森堡少年时所喜爱的。文学和诗歌使卢森堡得到了许多关于社会和自然的知识，对于她的坚强性格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华沙上中学时的卢森堡

卢森堡的故乡波兰，还处在沙皇俄国的残暴统治下，波

卢森堡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欧洲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经过了许多胜利的斗争，在争取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进行顽强斗争的时期。而

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正在奋起斗争。自从波兰在 1795 年惨遭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以后，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连绵不断。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身受双重压迫（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波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始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和抗暴运动。少年的卢森堡常常看到工人们打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进行示威游行，并同镇压他们的沙皇军警在华沙街道上英勇搏斗。卢森堡经常听到华沙街头激荡着悲壮而高亢的《红旗歌》的歌声。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工人运动的斗争烈火中诞生的波兰无产阶级革命战歌：①

我们这一生受尽劳累，
流尽了我们的血汗，
但庄严的一天终会来到，
要判决旧世界死罪！

我们的歌声向四方飞翔，
红旗在世界上空飘扬，
斗争声复仇声震天响，

① 《红旗歌》是波兰革命诗人波莱斯拉夫·契尔文斯基在 1881 年写的作品，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曾广泛流行于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受到过列宁的赞扬。

播下了未来的种子，
这一面红旗光芒万丈，
是我们鲜血在燃烧，
燃烧在我们红旗上！

旧世界的枷锁还没有粉碎，
刽子手还在逞凶狂，
但黑暗势力定被消灭，
真理将永放光芒！

.....

《红旗歌》炽烈的斗争激情，奔腾豪放的革命旋律，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情怀和胜利信念，感染和震动了少年卢森堡，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少年卢森堡不断在考虑一些问题：为什么整天辛劳的穷人露宿街头和荒野，受冻挨饿；而游手好闲的富人住的是又高又大的好房子，整天价坐着华丽的马车东逛西玩呢？为什么沙皇的哥萨克骑兵要用皮鞭和枪托毒打罢工工人？为什么要逮捕和审判革命党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实，使爱好学习和善于思索的卢森堡打开了眼界，她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和工人问题了。在学校里，卢森堡对沙皇的民族压迫政策也深恶痛绝。当时，沙皇为

了进行殖民统治，禁止在波兰的学校里讲授波兰国语，甚至严格禁止学生用波兰语交谈，违犯者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卢森堡与爱国的同学们一起，组织了抗议运动，由于她对抗了政府当局，当她从中学毕业时，虽然成绩优异，却被剥夺了本来应该获得的金质奖章。但她对此并不介意，因为卢森堡的注意力已经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吸引过去了。

1887年，卢森堡中学毕业，她勇敢坚强地踏上了革命征途，加入了波兰“无产阶级”党的青年组织，参加秘密宣传工作，经常出入在工棚和工人区，和工人们建立了直接联系。卢森堡如饥似渴地浏览报刊上有关社会问题和工人问题的文章和报道，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接着，卢森堡开始阅读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他们的著作象一把钥匙，帮助卢森堡去探索这个世界。虽然她还不能全部领会书中所说的全部深刻的道理，但卢森堡开始懂得，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和冲突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必须行动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阶级社会的严酷现实，使卢森堡打开了眼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这位表情严肃、目光深沉的少女迅速地茁壮成长。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了正在蓬勃兴起的波兰工人运动。波兰工人阶级和它的“无产阶级”党，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和摧残，大批革命者被判处绞刑、终身监禁、苦役和流放。白色恐怖的浪潮席卷波兰王国地区。由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这位年青的女革命家的名字也被列入了沙皇警宪追捕的黑名单。被捕的危险随时威胁着卢森堡，同志们要她立刻转移，以免落入敌人的魔掌。1889年，一个暮色苍茫的夜晚，在波兰卓越的工人革命家卡斯波夏克的直接帮助下，卢森堡藏身在一辆农民马车上的谷草堆里，逃过了边境岗哨的注意，偷越了国境，来到了瑞士。从此，卢森堡开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流亡生活。

二、一边学习，一边战斗

卢森堡到瑞士后，定居在苏黎世。苏黎世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各国社会党人进行国际性活动的地方，也是波兰革命者在国外的活动中心之一。在这里，卢森堡结识了列昂·约吉赫斯（梯什科）（1867—1919年）、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1866—1925年）。他们此后一直是卢森堡的亲密战友。

1890年，卢森堡进入了苏黎世大学。她学习十分

努力，她首先攻读哲学，稍后，转而钻研生物、数学和法学。最后，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卢森堡的学习兴趣极为广泛。在语言上，她也很有才能，可以流利地说波兰语、俄语、德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另外，还熟悉古典语言——拉丁语。她仍然十分爱好诗歌，并且经常写诗。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当苏黎世的波兰国外革命组织委托她写本《迎接 1892 年 5 月 1 日》的政治小册子时，卢森堡把它写成了，但却写成了诗篇！此外，卢森堡还是大自然的热烈爱好者。卢森堡有时背上她的植物采集箱，约几个同志一起，在阿尔卑斯山的湖光山色之间，对大自然进行观察、研究，度过她难得的一些空闲时间。

卢森堡是一个热情的、斗志旺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大学生活的七年中，她一直密切注视和研究波兰、德国、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卢森堡从未中断过革命实践活动，她经常出现在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各种集会和讨论会上。在第二国际^①的历届代

① 第二国际(1889—1914 年)，是在恩格斯的指导与影响下建立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初期基本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1895 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逐渐发生分化。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各国左派，同窃据第二国际领导地位的修正主义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头子们公开背叛无产阶级，堕入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于是最后陷入破产。

表大会和国际会议中，掌握多种语文的卢森堡经常给各国代表充当翻译和担任联络工作，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扬和爱戴。

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指出：“十九世纪末叶的客观条件格外助长了机会主义，使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① 国际资产阶级由于加强掠夺殖民地和规定垄断价格，都取得了超额利润。他们用其中一部分来收买和豢养“工人贵族”。工人贵族的代表人物希望的并不是真正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希望得到社会改良，企图使资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由于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股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逆流，到处分裂工人队伍，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在波兰工人运动中也有表现。1892年，流亡巴黎的一些波兰假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波兰社会党”，企图把波兰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入歧途。年轻的卢森堡一开始就和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和她的战友马尔赫列夫斯基、约吉赫斯一起，于1893年初创办了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革命刊物《工人事业》，在法

^①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卷，第289页。

国巴黎出版。同年3月，他们又创建了波兰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波兰社会民主党”。二十二岁的卢森堡是党的领导者之一。她主编的《工人事业》就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在波兰工人中广为流传，受到了革命工人的热烈欢迎。



卢森堡领导下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出版的革命报刊

1893年8月，卢森堡和马尔赫列夫斯基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出席了第二国际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这是卢森堡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大会。在会上，机会主义的波兰社会党的一些头面人物自封为“波兰代表团”。他们对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卢森堡发动了猛烈的诽谤和攻击，企图否定她的代表权。卢森堡与波兰社会党的首领展开了面对面的

激烈斗争，由于这伙人不择手段地玩弄了种种阴谋，卢森堡的代表权竟然遭到了否决。但是，机会主义者妄图阻挠革命派出席大会的阴谋并未全部得逞，因为马尔赫列夫斯基还是代表。1896年7月，第二国际在伦敦召开了代表大会。波兰社会党的首领们故伎重演，诬蔑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卢森堡等人是“流氓”、“匪徒”，妄图再次否定他们的代表资格。但是，在各国革命派的反击下，他们的企图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会议期间，一位衣着朴素、黑眼珠、黑头发的青年妇女登上会议讲台，就波兰问题发表了动人的演说。她就是卢森堡。人们开始以尊敬和期待的眼光，注视这位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的年青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此期间，卢森堡开始在各国工人政党的报刊上发表革命论文，其中大部分主要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刊物《新时代》上。在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她在许多根本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但是也犯过一些原则性错误。

在争取波兰摆脱沙皇俄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的问题上，波兰社会党否认俄国革命是波兰工人运动的重要同盟军，他们把工人运动局限在争取波兰独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围内。卢森堡正确地反对了波兰社会党的机会主义、民族主义的错误路线，她认为：波兰无

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为取得波兰独立而斗争，而在于联合各国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但是，由于她对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很不理解，她错误地拒绝了“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列宁批评她的这一错误时强调指出，必须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坚持被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能保证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争取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1897年3月，卢森堡完成了《波兰工业发展》的专题研究。在这部著作中，卢森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卢森堡认识到，这个研究题目绝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为了明确波兰工人运动前进的道路。她把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统一起来了。

三、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1897年5月，刚从大学毕业的卢森堡离开了瑞士，来到了德国柏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进行积极的革命活动。当时，德国党是第二国际中有很高威信的工人政党。同时，她继续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

人之一，在处于德国殖民统治下的波兰上西里西亚、波兹南地区的波兰工人中从事革命工作。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1895年)后不久，出现了公开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① 及其同伙就公开跳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他篡改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精神，胡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应当“修正”。在哲学上，他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他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他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忠实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卢森堡，一开始就站在反修斗争的最前列，她以自己主编的《萨克森工人报》为阵地，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展开了尖锐论战。

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的首领，修正主义的鼻祖，无产阶级的叛徒。他早就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恩格斯去世后，他立刻撕下伪装，狂妄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应当“修正”。修正主义一词，即由此而来。

1898年10月上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了代表大会。大会一开始，会场上就笼罩着一种紧张气氛，大家预感到一场激烈的论战即将爆发。接着，以卢森堡和蔡特金^①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斗争。论战是从伯恩施坦写给大会的一封信引起的。这封信是一篇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修正主义宣言。伯恩施坦妄称，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崩溃，《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了很大的“适应性”并正在向社会主义“进化”。因此，“实行革命的时代，今天已经过去了”，现在，工人阶级只须进行合法的政治、经济活动。最后，他得出结论：“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了。配合着这封信，一小撮伯恩施坦分子在大会上彼此呼应，声嘶力竭地贩卖伯恩施坦的观点，鼓吹阶级合作、社会改良。这时，满怀革命义愤的卢森堡登上讲台，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战略任务和策略路线的发言，

① 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女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坚强战士。

严厉地批驳了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坚持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卢森堡明确指出：“正是最终目的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只有最终目的才赋予这个斗争以阶级斗争的性质。”针对伯恩施坦的“最终目的是算不得什么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个臭名昭著的公式，卢森堡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革命口号：“如果运动不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运动作为目的本身是算不得什么的，对我们来说，最终目的才是一切！”她的发言象一阵密集的枪弹，打得伯恩施坦分子抬不起头来，蔡特金等革命派对她报以热烈欢呼。经过卢森堡等人的坚决斗争，伯恩施坦的信被否决了，大会拒绝了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历次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发表了许多反对修正主义的卓越演说，卢森堡成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英勇战士。

1899年，卢森堡发表了论战性的反修著作《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部书象一门战炮，猛烈地轰击了伯恩施坦主义。卢森堡在这本书中，无情地揭露了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危机在消失”“阶级矛盾在缓和”的骗人鬼话，卢森堡指出“卡特尔和托拉斯就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作用来说，不仅不是什么消除它